

## ■首届伏羲文化论坛·专家论道之二

## 王剑：应建立一种以文化为核心的历史研究观

□记者 刘彦章 王晨

**专家简介：**王剑，河南科技职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我们要认识到，对于伏羲、黄帝等民族共同先祖的确认与尊崇，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巨大的精神力量，铸牢了我们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对于伏羲等民族始祖的研究，应建立一种以文化为核心的历史研究观。因而，我们更应该坚定文化自信，积极继承和发展这种传统文化，充分发挥其在当今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在淮阳举办的首届伏羲文化论坛上，河南科技职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王剑如是说。

王剑认为，人类早期的历史，是以神话的方式表述的。太昊伏羲是一个历史人物，也是一个神话人物，其实这并不矛盾，神话与历史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神话具有历史的根据。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明，其源头总是充满神秘超验的诸神世界，人类的历史都是从神话王国中走来。在人类的理性意识、历史意识尚未发育成熟的时候，人只能在自己的感性世界中描绘外物，所以我们难以将先民所描绘的历史与神

话分开。

伏羲是始祖神、创世神，是宇宙元始、本源的概念。神话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一个必经的初期阶段，它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而消失在哲学和历史之中，先是追寻宇宙是如何起源的，接着想象一个创世之神，再把这个创世之神想象为自己的祖先。伏羲形象的产生既是这样一个将神话传说哲学化、观念化，又将这一传说和观念历史化的过程。

班固《汉书》更明确，第一个帝王是太昊伏羲，伏羲继天而立，炎帝继伏羲而立，黄帝继炎帝而立。关于太昊伏羲与帝王世系的建立和民族始祖的确认问题，王剑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正统的中国史观认为，上古的帝王世系是从“三皇”到“五帝”，从伏羲、炎帝、黄帝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中国历史都是按照这一模式排列下来。帝王世系来源于儒家的“道统”观念，所谓“道统”，就是道的传承系统。建立这个道统的目的，一是为了思想的正统，二是为了统治的正统（正朔），朝代国家的正统传承。根本目的是民族国家的大一统。也就是说，这个始祖帝王世系是在文化认同、民族统一

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本质是大一统的文化认同。

如何强化这种文化认同？王剑表示，主要是通过对祖先的祭祀方式。伏羲文化在周口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而作为“羲皇故都”所在地，周口的老百姓世代也把伏羲尊称为“人祖爷”，自古以来就有祭拜伏羲的传统，并由此形成了具有数千年历史、规模巨大的淮阳古庙会。

前年有学者对祭祀黄帝质疑，说黄帝是神，不是人，黄帝传说是神话，不是历史。王剑对此持有自己的观点：“中国的历史观与西方的历史观不同，这就涉及如何认识中国的历史观念问题了。”

王剑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以文化为核心的，西方历史是以科学为核心的。以科学为核心的历史学讲究的是实证、物证和客观上的真实性（青铜、文字、纪念碑），而文化则更多地体现在人们的心理认同层面，在人们心中建立起文化共识。文化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而文化一旦形成，其对大众的强大影响力又会笼罩历史，使历

史服从于文化。

王剑不否认伏羲、炎帝、黄帝等，是有一些神话传说的因素。但王剑认为神话以文化的形态进入了历史，就成为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对于伏羲等民族始祖的研究，应建立一种以文化为核心的历史研究观。对于伏羲、黄帝等民族共同先祖的确认与尊崇，是一个文化现象，民族始祖只是一个象征，或者说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一种观念。由于儒家建立起来的这个道统，这种对民族始祖的确认与尊崇，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和歷史传统，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形成一种稳定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发挥了持久的、恢宏的凝聚作用，已经成为我们民族历史不容忽视、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内容，因而就不能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漠视民族始祖在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存在，而应该积极地承认、继承和发展这种传统文化，充分发挥其在当今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民族始祖是民族血缘和民族文化的象征，是民族团结和民族凝聚力的纽带，这种对我们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就是民族精神之根、之魂。②2

## ■首届伏羲文化论坛·专家论道之三

## 张新斌：伏羲文化研究必须突破“三大问题”

□记者 邱一帆

**专家简介：**张新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原所长、二级研究员，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黄河交通学院黄河文化与生态安全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

伏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和源。据了解，近年来，伏羲文化研究持续升温，围绕伏羲“文化”研究、伏羲神话研究、伏羲历史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果。张新斌独辟蹊径，他认为由伏羲神话切入，结合考古发现，研究上古史，应该是伏羲文化研究的大方向。这其中，必须在三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张新斌认为，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伏羲的文化贡献。伏羲在上古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许多事物的发明者。一是钻木取火。钻木取火，人类首次利用自己的智慧改变了生活方式。二是结网作罗。结网之技是人类长期对自然界的观察而取得的成果。三是教民狩猎。渔猎对于人类早期的历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四是发明布丝。布与蚕丝，对人类的生活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五是发明琴瑟。琴瑟是中

国古代最重要的乐器，也是礼乐文化的具体体现。六是制嫁娶之礼。“伏羲制嫁娶，以俚皮为礼”。嫁娶是人生大事，用美丽的动物皮件作为嫁娶之礼，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生活的重视。七是制测吉凶。巫人、巫术的发明，也是早期人与天沟通的重要媒介。八是造书契。由结绳之记到书契之记，反映了伏羲时代的文化进步。九是初定姓氏。在“三皇五帝”中，明确有姓氏的当始至伏羲，风姓也就成了中国最早的姓氏。十是龙的命名。伏羲以龙纪官，所以伏羲就成了最早的龙文化初创者。

张新斌特别强调，伏羲最大的贡献是“画八卦”。伏羲对天气的长期观察，对万物的生长规律有了感悟，以阴阳为代表的八卦实际上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最重要方法，可以说“一画开天”，使人类走向新的时代。

张新斌认为，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伏羲所处的年代。伏羲所处的年代，表现出伏羲首先是一个体系。大量文献资料显示，伏羲氏那个时代是有很多氏族部落共同生活的。在“伏羲时代”之前还有个“燧人时代”，也可以称之为前伏羲时代。前伏羲时代，是淳朴的自然状态，伏羲时代虽然保留了一定的淳朴，但也出现了更多的差异，伏羲作八卦是为了更好地治理社会。

伏羲时代应该去除钻木取火，因为钻木取火的主要功劳应该属于燧人氏。在有的文献中，燧人氏被称为“燧皇”，是与“羲皇”、“农皇”（炎帝）并列的三皇，应该说燧人氏因为发明火，而使熟食成为生活的常态，从而使人的生命得以延长。这在人的生命里程碑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伏羲时代除火之外的主要特点，体现在渔猎、乐舞、礼仪、文字四个方面。其中，渔猎是经济形态。乐舞是渔猎社会重要的精神生活。乐舞的发明对社会的均衡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卦以六位而成书，以六文而显六书者。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谐音，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六书的发明与书契的发明是相互印证的，反映了这个阶段文字的发明，已经正式缘起，这与结绳记事的传统方法相比，显然已经有了更大的进步。

张新斌认为，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伏羲所处的地域。河南，伏羲氏都陈。淮阳，属今周口淮阳区，有宛丘、画卦台，还有太昊伏羲陵，为历代中央王朝祭祀伏羲的指定场所。在今淮阳东北、北、西北、西、西南均分布有伏羲及关联族群的遗迹，反映了伏羲族群在河南的分布规律。陕西，华胥氏，传为伏羲的母亲，也是华胥国的首领。结合

华山以华而名的地点分布，陕西关中东缘为早期华胥氏的活动地。甘肃，伏羲氏。“伏羲生于成纪（纪）”。成纪的地点在今甘肃天水，仍保留有伏羲庙，还有相传伏羲出生地的甘谷古风台、大像山太昊宫、卦台山伏羲庙等，这些遗迹在天水诸县区均有分布。伏羲及其族群的分布范围在山东、河北、山西，在其他地方，还有较多的分布。上述地点应该是伏羲族群分布的重点区，当然有的“古帝”的具体分布地点仍需要进一步的考证研究。

张新斌指出，有关伏羲文化研究的这三大问题，仍需要给予较多的关注。虽然最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将文献与考古进行结合，但从目前来看，这种结合如果仅仅是简单地当当地的考古与历史叠加，从大的范围可能会出现不少的问题。伏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就为进行伏羲时代与伏羲地域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分析空间。如果伏羲的相当一段时间属于渔猎经济时代，如果炎帝时代代表了农业文明与初步的发展，伏羲时代的下限很可能在万年左右，上限可能更早。

张新斌期待学术界在对文献整理和考古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对上古时代进行一个全面科学的划分，这一代学人身上肩负着重写中国上古史的使命。②2